



秘书长关于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的威胁以及联合国为支持会员国抵御这一威胁所作广泛努力的第十八次报告

一. 引言

1. 安全理事会通过第 2253(2015)号决议表示决心应对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¹(伊黎伊斯兰国, 下称“达伊沙”)²及关联个人和团体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的威胁, 并要求秘书长就这一威胁提交一份战略层面的初次报告, 之后每四个月更新一次。安理会在第 2610(2021)号决议中, 请秘书长继续每六个月提交一次战略层面的报告, 反映达伊沙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所构成威胁的严重性, 以及联合国为支持会员国抵御这一威胁所作的广泛努力。

2. 本报告是第十八次此类报告。³ 报告由安全理事会关于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及关联个人和实体的第 1526(2004)和 2253(2015)号决议所设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⁴ 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和反恐怖主义办公室在与《联合国全球反恐协调契约》其他实体密切协作的基础上编写。

3.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 达伊沙及其附属组织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的威胁仍然严峻, 对冲突地区产生了重大影响。虽然继续面临领导层人员损失和财政困境, 但达伊沙及其附属组织仍具有在其行动区以外实施恐怖主义袭击和施加威胁的能力。该团体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重新壮大的风险依然存在,

* 由于技术原因于 2024 年 2 月 23 日重发。

¹ 列名为伊拉克基地组织(QDe.115)。

² 依照大会第 75/291 号决议。

³ 见 S/2016/92、S/2016/501、S/2016/830、S/2017/97、S/2017/467、S/2018/80、S/2018/770、S/2019/103、S/2019/612、S/2020/95、S/2020/774、S/2021/98、S/2021/682、S/2022/63、S/2022/576、S/2023/76 和 S/2023/568。

⁴ 本威胁评估部分是基于监测组第三十三次报告(S/2024/92)。



而达伊沙附属组织的活动则使西非和萨赫勒部分地区的局势更加恶化。联合国继续支持会员国打击达伊沙和其他恐怖主义团体，包括支持会员国执行《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和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并通过《联合国全球反恐协调契约》提供支持。

二. 威胁评估

A. 威胁概况及其演变情况

4.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达伊沙领导层人数继续减少，该团体进一步下放权力并允许其附属组织自治的趋势没有改变。据报告，达伊沙在阿布·侯赛因·侯塞尼·库拉希于 2023 年 4 月 30 日死亡几个月后才宣布新领导人，可能表明在遴选过程中遇到困难，以及达伊沙对确保新领导人安全感到关切。虽然达伊沙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受到有效镇压，但该团体仍然是一个严重威胁，并继续发动不对称袭击，自 11 月以来袭击次数有所增加。如果有大量被拘留者重返战场，或者反恐压力减轻，那么该团体仍可能重新壮大。

5. 会员国对本报告所述期间的三大战术趋势表示关切。首先，大撒哈拉伊斯兰国(QDe.163)与“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QDe.159)在萨赫勒地区实现了局部关系缓和，这对其他地区产生了影响，因为这两个团体用于互斗的精力大大减少，更多资源被用于攻击其他目标。其次，在包括萨赫勒和西非在内的多个地区，达伊沙宣称负责的袭击次数似乎远低于该团体实施的袭击次数。会员国评估认为，达伊沙公开承认的袭击减少，是为了在其行动次数没有实际减少的情况下，努力争取行动所在地民众的民心。第三，尽管会员国承认难以获得实证数据，但它们注意到，在截至 11 月的四个月里，达伊沙袭击的次数普遍减少，袭击节奏放缓，但观察到这些袭击的致命性有所提高，这可能表明该团体在某些地区的战斗力增强。自 11 月以来，一些地区的袭击事件有所增加。

6. 在非洲各冲突地区，威胁的演变情况继续引起会员国的关切，特别是在西非和萨赫勒地区，达伊沙利用了该地区反恐能力薄弱的特点。由于族裔和区域争端与达伊沙团体的议程和行动交织在一起，而且与当地居民有关的态势也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因此局势变得更加复杂。

7. 在阿富汗，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呼罗珊(QDe.161)实施的袭击减少，这可能既反映了塔利班反恐努力的影响，也反映了该团体领导人的战略改变。一些会员国报告说，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呼罗珊大量招募阿富汗人，并经常利用阿富汗人开展行动。

8. 针对 10 月 7 日以来在以色列和加沙发生的事件，达伊沙的公共传播是谨慎和有所斟酌的，其目的是加剧宗教不容忍。达伊沙仍然对 Hamas 抱有强烈反感，认为 Hamas 成员是叛教者。达伊沙的媒体宣传专注于利用加沙局势，动员潜在的“独狼”发动袭击。在为编写本报告进行的磋商中，没有会员国报告说有任何迹象表明达伊沙成员或关联人员参与了 Hamas 10 月 7 日的袭击。

1. 达伊沙的领导层

9. 8月3日，达伊沙宣布阿布·哈夫斯·哈希米·库拉希为其新领导人。会员国认为，达伊沙此前迟迟不承认其前领导人死亡，是该组织内部的分裂所致。一些会员国认为，由于领导层人员损失和安全挑战，达伊沙核心团队的重心有可能转移到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外的地点。有会员国提到，新领导人位于非洲或阿富汗是说得通的，据报他在非洲的可能性更大。据报告，土耳其国家当局挫败了新领导人为阿布·侯赛因之死复仇而指挥的数次袭击，包括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呼罗珊有关联人员实施的一些袭击。

10. 同样在8月3日，新发言人 Abu Hudhayfah al-Ansari 在 Abu Umar al-Muhajir 于 2023 年 3 月被沙姆解放组织(别名“黎凡特人民支持阵线”)(QDe.137)抓获后接替了他。为了躲避沙姆解放组织的进攻，达伊沙将一些领导人和特工人员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西北部转移到了巴迪亚沙漠。

11. 继 Ali Jasim Salman al-Juburi (别名 Abu Sara al-Iraqi) 于 2023 年 2 月死亡(S/2023/568, 第 8 段)后，据报达伊沙“各省总局”进行了重组(见 S/2022/576, 第 5 段)。一个会员国指出，Bilad al-Rafidayn “办事处”(前伊拉克“办事处”)被并入由 Abdallah Makki Muslih al-Rafi'i(别名 Abu Khadija)(未列名)领导的 Ard al-Mubarak “办事处”(前 Sham “办事处”)。据报告，Al-Rafi'i 在“授权委员会”中发挥重要作用，该委员会代表达伊沙领导人对该团体的事务行使行政控制。

12. 一些会员国指出，随着 Bilal al-Sudani 的死亡(S/2023/568, 第 7 段)，他的网络破裂，严重破坏了 Karrar “办事处”在索马里的战略作用，限制了该办事处作为达伊沙非洲附属组织财务枢纽的协调能力。Bilal al-Sudani 是一名东非基地组织协助者，后来成为在非洲得到达伊沙信赖的资金和物资走私者，与基地组织高级特工 Abu Talha al-Sudani 的关系密切。

2. 达伊沙的财政状况

13. 达伊沙核心的收入继续减少。据会员国报告，该团体的可用准备金在 1 000 万至 2 500 万美元之间。据报告，费用继续超过收入，最大的支出仍然是向死亡或被监禁的作战人员家属付款。一些会员国报告说，自 Bilal al-Sudani 去世以来，达伊沙的财务变得更加分散，达伊沙附属组织之间的转账减少，而 Karrar “办事处”在转移收入方面仍然发挥重要作用。

14. 虽然会员国报告称加密货币的使用日益增加，但达伊沙及其附属组织进行财务交易的主要手段仍然是现金运送人和非正规汇款系统(哈瓦拉)。大多数达伊沙附属组织仍然财务自主。据报告，一些附属组织利用社交媒体，通过加密货币筹集资金。一个亲达伊沙媒体试图从同情者那里募集资金，并指示他们使用一种已知用于非法目的的加密货币。其他达伊沙附属组织用 20 多种语言发布呼吁，号召使用该种加密货币。

15. 达伊沙及其附属组织的资金来源仍取决于具体情况。“伊斯兰国西非省”(QDe.162)继续在当地通过勒索渔民和农民、偷牛和绑架勒索赎金等犯罪活动获取资金，最近又开始研究从事农业活动，例如为乍得湖周边国家种植红辣椒。此外注意到关于在贝宁、尼日尔和尼日利亚偷猎以获取资金的报告。致力传播先知教导及圣战人民军(“博科圣地”)(QDe.138)和“伊斯兰国西非省”无法筹集足够的资金支付作战人员工资，因此无法吸引到外国作战人员。

16. 12月，在获得12个国家支持的反恐调查中，西班牙国家警察瓦解了一个达伊沙跨国网络，该网络被控洗钱以及转移价值20万欧元的加密货币，以便在欧洲发动袭击。十多人被捕，两起即将发生的袭击被挫败。

3. 达伊沙获得武器的情况

17. 会员国对阿富汗、中东和非洲的武器扩散，特别是达伊沙使用无人航空器系统和简易爆炸装置的情况继续增加表示关切。一些会员国报告说，自塔利班接管以来，阿富汗境内剩余的武器储存继续扩散。会员国继续报告称，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从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QDe.132)那里寻求并获得了此类武器。

4. 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的达伊沙作战人员及其家属

18. 虽然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东北部难民营遣返人员的总体进度仍然缓慢，但观察到一些会员国，特别是伊拉克，在遣返人数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如前几次报告所指出的，如果总体速度没有切实改变，与营地和拘留设施有关的风险将持续数年。一些会员国对某些地区的国家当局是否有能力管理回返速度或数量的大幅增加表示关切。

19. 达伊沙仍侧重于通过袭击或其他手段从拘留设施中收复人员，以补充领导层和普通作战人员队伍，最近捣毁的一个达伊沙小组就证明了这一点，该小组负责策划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拘留设施的袭击行动。

20. 会员国偶尔报告个别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从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流向其他地方的情况。会员国还报告了一些北非裔人返回非洲的情况。

B. 区域动态

1. 非洲

西非

21. 达伊沙暴力行动在西非和萨赫勒地区的规模比在非洲其他地区更大，相关的平民生命损失也更多。由于国家和区域部队增加了军事攻势，再加上与“博科圣地”作战人员的持续冲突，“伊斯兰国西非省”去年实施的袭击次数有所减少，但尽管如此，它仍然是该区域最活跃的达伊沙附属组织，有能力在其惯常行动区——例如它继续活跃于乍得湖沿岸各国——以外发动复杂袭击。据报告，“伊斯兰国西非省”作战人员在4 000到7 000人之间。一些会员国称，阿布·穆萨布·巴纳维(未列名)仍然是该团体的领导人。一个会员国指出，Abu

Bakr ibn Muhammad ibn Ali al-Mainuki(未列名)已取代阿布·穆萨布,担任在乍得湖流域开展行动的达伊沙 Furqan “办事处”负责人。

22. 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在该区域享有相对的行动自由,会员国表示担心未来袭击数量可能增加,特别是针对马里部队及其辅助人员、以后勤车队为目标并试图孤立马里部队控制的北部要地的袭击。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在马里推行一项旨在加强其在当地民众中的认可度的新战略,以期提高影响力,并加强筹资和招募能力。

23. 在马里中部和布基纳法索西南部,当地大撒哈拉伊斯兰国与“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之间的关系有所缓和,这令人担心那里可能成为恐怖分子庇护区。这些团体通过暗中划分各自行动领土,实际上得以集中精力打击安全部队并继续深入当地社区,从而得以实施向邻国延伸的越境袭击,并协助开展此类行动。

24. 尼日尔7月发生违宪政府更迭之后,大撒哈拉伊斯兰国通过对安全部队和民众发动日益复杂的袭击夺回地盘,因此该国暴力事件明显增加。与在马里的战略不同,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利用国家反恐能力薄弱之机,在尼日尔、特别是在与尼日利亚接壤的边境地区采取了极端暴力的做法。会员国评估认为,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可能进一步利用这些薄弱点,巩固其通往尼日利亚的后勤走廊,以便进行再补给并试图从其他社区招募人员。

25. 成员国表示关切的是,即使“伊斯兰国西非省”和大撒哈拉伊斯兰国之间没有正式联盟,达伊沙核心给予的行动、资金和后勤自主权也可能使它们对本区域以外地区形成威胁。

中部和南部非洲

26. 在莫桑比克,区域部队的持续反恐努力继续对德尔加杜角省的“先知的信徒”组织(未列名)及其领导层产生重大影响。自上次报告以来,该团体具有战场经验的作战人员数量进一步减少到160至200人。“先知的信徒”作战人员最主要集中在德尔加杜角省马科米亚县的 Catupa 森林。由于暴力事件相对较少,死亡人数仍然较少。该区域会员国认为,没有明确证据表明达伊沙对“先知的信徒”组织发布“指挥与控制命令”。

27. 8月,在 Golpe Duro II 行动期间,莫桑比克国防军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莫桑比克特派团部署的部队击毙了“先知的信徒”组织的行动领导人 Bonomade Machude Omar(别名 Ibn Omar)。会员国评估认为,Omar 的死亡是“先知的信徒”组织的重大损失,因为他对该地区非常熟悉,并对全组织进行监督。会员国指出,他的可能继任者是 Farido Selemene Arune。会员国还指出,一个叫 Ulanga 的人在“先知的信徒”组织内的地位上升,他是该组织内的坦桑尼亚籍精神领袖和神职人员,可能担任领导角色。

28.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英勇”行动继续对民主同盟军(Cde.001)的领导层产生影响,会员国评估认为,该团体有1 000至1 500名作战人员,而上一个报告

期的数字为 1 500 至 2 000 人。刚果和乌干达当局最近扩大了“英勇”行动的任务，以扩大其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行动区。9 月份，民主同盟军部队还受到乌干达人民国防军轰炸行动的影响，造成 200 多名民主同盟军作战人员死亡。尽管如此，民主同盟军仍然具有较大韧性。会员国报告说，负责监督和资助民主同盟军在乌干达的轰炸行动的 Meddie Nkalubo 仍然活着，而且正积极指挥和参与民主同盟军的袭击。据会员国评估，民主同盟军指挥官 Abu Akassi(别名 Abwakasi)(未列名)9 月在乌干达人民国防军对一名坦桑尼亚民主同盟军指挥官的袭击中受伤。会员国评估认为，Abu Akassi 将行动重点转向了乌干达，并且对乌干达境内的多起袭击负责，包括 10 月 17 日在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边界附近袭击两名外国游客。

东非

29. 东非的威胁评估相对保持不变。虽然达伊沙在索马里的附属组织保留了在邦特兰的存在，但由于该团体继续面临青年党的袭击，其行动能力没有显著变化。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该团体作战人员估计数保持相对稳定，在 100 到 150 人之间。会员国继续警告说，尽管苏丹境内正在发生冲突，该国仍然是作战人员从北非前往利比亚南部、马里和西非的中转枢纽。

北非

30. 达伊沙在北非的附属组织面临巨大的反恐压力。埃及安全部队有效限制了附属于达伊沙的“耶路撒冷支持者”组织(未列名)的能力。据评估，该组织的兵力只有几百名作战人员。一个会员国称该组织已被铲除，其残余分子被认为是在逃暴力极端分子，目前正在沙漠地区寻求庇护。一些会员国报告说，该团体已转移至西奈半岛以西，更靠近苏伊士运河，其行动更多是机会主义而非战略性的。

31. 摩洛哥出现“独狼”现象回潮。一个由四人组成的小组于 10 月被捣毁，其中一人试图加入萨赫勒地区的团体。一个会员国评估认为，萨赫勒地区的局势正在驱使许多人与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建立行动关系。

32. 达伊沙在利比亚的附属组织(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利比亚(伊黎伊斯兰国-利比亚))(Qde.165)继续在利比亚南部和西南部偏远地区活动。一个会员国指出，该团体的一些作战人员去了利比亚和利比亚-尼日尔边境的金矿开采区。据联合国利比亚支助团称，人口贩运和走私是该团体的主要收入来源。为了不被发现，来自泰布部落的伊黎伊斯兰国-利比亚成员及其领导人 Abdul Salam Darak Allah(未列名)仅在沙漠和山区活动。一些会员国评估认为，该团体的现役作战人员在 150 到 400 人之间，包括来自乍得、尼日利亚和苏丹的作战人员，但指出他们没有实施恐怖袭击。利比亚情报部门捣毁了一个据报由苏丹人员领导的达伊沙小组，该小组协助将一些人从乍得和苏丹运往利比亚，再转运到其他目的地。另一个处理有关资金交易的相关小组也被捣毁。

2. 中东

伊拉克和黎凡特

33. 达伊沙核心继续采取低强度叛乱活动的形式，其恐怖小组主要设在偏远和农村地区。虽然该团体在区域内的军事能力有所减弱，但它通过利用安全漏洞来适应反恐压力，因此仍然是一个威胁。据评估，达伊沙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总兵力在 3 000 至 5 000 名作战人员之间。

34. 在伊拉克，达伊沙的行动仍然受到很大限制。伊拉克部队成功针对特工人员进行打击，瓦解了潜伏小组和招待所网络，但该团体仍在进行定期袭击和补充领导层。该团体保持以 Jasim Khalaf Dawud Ramiz al-Mazroui'i (别名 Abu Abd al-Qader)(未列名)为头目的领导层、管理层和省级结构，并在萨拉赫丁省和北巴格达省前领导人被伊拉克部队消灭后选出了新的继任者。达伊沙还加强了通信和安全架构，以限制领导层的人员损失并防止渗透。

35. 达伊沙继续将行动集中在巴格达郊区以及基尔库克、迪亚拉、萨拉赫丁和尼尼微省，并利用分散的小组开展行动。基尔库克以及哈姆林山和 Wadi al-Shay 周围地区仍然是该团体的主要行动区，因为该团体认为伊拉克和佩什梅加部队在那里存在安全漏洞。达伊沙主要使用轻武器和爆炸装置，对政府和安全官员、社区领袖、平民和军事设施发动袭击。

36. 在安巴尔省以西的边境地区，达伊沙的活动表现出新的势头。该团体继续在 Rutbah 等地发动袭击，设立临时检查站，并袭击军事设施。达伊沙小组继续藏匿在安巴尔省西部的偏远地区，包括 Wadi Hawran 和伊拉克-叙利亚边境附近，那里继续发生零星袭击事件。

37. 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达伊沙自 11 月以来加强了袭击力度。中部沙漠(巴迪亚)成为了后勤和行动中心，有 500 至 600 名作战人员在那里组成一个三角形，连接苏韦达省、霍姆斯省和代尔祖尔省。达伊沙在霍姆斯省沙漠的 Sukhnah 和拉卡省的 Rusafah 等地实施了零星袭击。8 月，该团体还在拉卡省的 Ma'din Atiq 镇发动袭击，并短暂控制了该镇。

38. 8 月，叙利亚民主力量与当地部落之间出现紧张关系，达伊沙利用这一点，得以使一些被关押在拘留设施中的领导人和特工人员重获自由，加紧招募，并扩大小型流动小组在叙利亚-伊拉克边境沿线的存在，特别是在代尔祖尔省的 Mayadin 和哈塞克省的 Markadah。达伊沙继续利用伊拉克-叙利亚边界的漏洞，多名达伊沙领导人和特工人员得以潜入伊拉克尼尼微省。

39. 在南部，达伊沙在德拉和苏韦达维持着约 20 个活跃小组，其中一些小组伺机与该地区的其他非国家武装派别合作。会员国注意到，该团体少报了它实施的袭击事件，并力图向大马士革郊区扩张，以建立更牢固的立足点。

40. 会员国一再指出，与达伊沙有关的暴力蔓延到邻国的风险增加，达伊沙分子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南部构成威胁，恐怖袭击可能跨越边界。

阿拉伯半岛

41. 达伊沙在也门的附属组织——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也门(QDe.166)仍然受到限制。8月，只有不到12名成员宣誓效忠新的达伊沙领导人。虽然在报告所述期间，该团体声称没有发动袭击，但它与其他分支保持着后勤联系，特别是在索马里。该团体估计有50到100名作战人员，大多数在马里卜省。头目骨干包括Mithaq Thabit Haytham(别名Abu Gharib al-Radfani)和Khaled Ahmed Abu Faraj(别名Abu Ayoub)(均未列名)。会员国仍然对该团体重新壮大的风险感到关切。

3. 欧洲

42. 继10月和12月分别在比利时和法国发生致命袭击事件后，整个欧洲의正式威胁程度上升，一些欧洲国家还发生了多起非致命恐怖事件和逮捕事件。会员国报告说，自发袭击的触发因素包括焚烧古兰经事件，以及达伊沙利用不满情绪在欧洲一些社区进行激进化教唆并招募新的追随者。

43. 会员国表示关切的是，一些来自北高加索和中亚的人从阿富汗或乌克兰前往西欧，为寻求在西方国家发动暴力袭击的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提供了机会。会员国注意到，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在欧洲国家策划或实施了一些行动阴谋。7月和8月，7名与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有关联的塔吉克人、土库曼人和吉尔吉斯人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被捕，当时他们正计划实施影响巨大的恐怖袭击，包括为此获取武器并确定潜在目标。

4. 亚洲

中亚和南亚

44. 会员国继续报告说，恐怖主义团体在阿富汗境内的高集中度破坏了该区域的安全局势。尽管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实施的袭击次数有所减少，而且最近丧失了领土，遭遇了人员伤亡，中高层领导人员大量减少，但会员国仍然认为该团体是阿富汗境内最大的威胁，有能力向区域内外施加威胁。

45. 由于塔利班施加反恐压力，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的袭击减少，塔利班声称已击败该团体，但恐怖袭击仍在继续。塔利班在如何对待该团体和同情该团体的社区这个问题上仍然存在一定分歧。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采取了一项更具包容性的招募战略，包括侧重于吸引心灰意冷的塔利班和外国作战人员。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在塔吉克人网络中的吸引力提高，例如，Khukumatov Shamil Dodihudoevich(别名Abu Miskin)(未列名)据报主持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的一个Telegram频道，而且是该团体最活跃的宣传者和高级招募人之一。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利用塔利班的克制所引起的不满情绪，得以在阿富汗招募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又称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QDe.088)的成员，据报其中一些人已叛逃到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最近，多名真主辅士团指挥官据报在楠格哈尔省和库纳尔省加入了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

46. 几个会员国证实，绍纳拉赫·贾法里(别名谢哈布·莫哈吉尔)(QDi.431)仍然活着，而且仍是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的领导人，据报他人在库纳尔省。贾法里可能在离开库纳尔省的一处自由人党(QDe.152)训练中心时遇袭并受伤。

东南亚

47. 一些会员国继续报告说，反恐努力减少了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恐怖主义活动。与此同时，菲律宾面临越来越多的袭击，12月3日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东南亚(伊黎伊斯兰国-东南亚)(QDe.169)对马拉维市一个宗教仪式的袭击就证明了这一点。会员国评估认为，与达伊沙结盟的团体可能继续伺机发动袭击，特别是在菲律宾南部。据会员国评估，在即将于2024年和2025年举行的选举前后，该国的恐怖主义威胁可能会增加。

48. 虽然伊黎伊斯兰国-东南亚以分散方式运作，不通过其领导人进行总体指挥和控制，但仍具有对反恐行动作出快速反应的能力，该团体在其前领导人Faharudin Hadji Benito Satar(别名 Abu Zacharia 和 Jer Mimbantas)被杀后实施的报复性袭击就证明了这一点。有关该团体新领导人身份的信息尚未得到证实，有关他投降或死亡的报告尚不明确。

49. 虽然阿布沙耶夫集团(QDe.001)构成的威胁有所减弱，但该集团仍能够主要使用简易爆炸装置发动袭击。12月2日，菲律宾安全部门在巴西兰击毙了该集团的一名领导人(他是一名炸弹制造者)和20名作战人员。

三. 关于应对不断变化的威胁的最新情况

50. 恐怖主义仍然是一个重大的全球威胁，对冲突地区的影响尤为严重。联合国通过《全球反恐协调契约》等途径，继续支持会员国加强能力，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和助长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包括应对恐怖主义团体利用冲突态势所带来的挑战。针对恐怖主义的跨国性质，工作重点是促进多边合作，特别是旨在打击恐怖主义和其他犯罪的多边合作，支持起诉工作，以及遣返仍滞留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东北部的人员。

51. 10月19日，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1373(200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反恐怖主义委员会)举行了一次关于打击恐怖主义宣传和防止互联网被用于恐怖主义目的的公开会议，重点关注线上和线下预防和干预方面的新兴全球趋势和良好做法。基于《关于打击为恐怖主义目的使用新技术和新兴技术的德里宣言》所载建议，委员会于12月1日通过了第一套不具约束力的会员国指导原则，即关于为恐怖主义目的使用无人航空器系统所构成威胁的阿布扎比指导原则(S/2023/1035)。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代表委员会对会员国进行了四次评估访问。

A. 冲突区内疑似达伊沙成员及其家属

1. 目前情况

52. 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东北部，据报有超过 48 500 人，包括 31 600 名外国国民，因据称与达伊沙有关联或家庭关系而留在霍尔营地和罗杰营地以及拘留所和“改造”中心等其他设施中。这些营地仍然人满为患，居住空间不足，获得食物、医疗保健、清洁水和其他基本服务的机会有限。人道主义行为体进入拘留所和其他设施仍然受到限制。据估计，60%以上的营地居民是儿童，其中超过 13 300 名儿童来自伊拉克，约 6 000 名儿童来自 60 多个其他国家。营地中约 73%的儿童不满 12 岁，20%不满 5 岁。

53.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和反恐中注意促进与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特别报告员继续分享关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东北部儿童被随意与家人分离并被转移到拘留所和其他设施的信息。特别报告员在 7 月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东北部进行了为期六天的技术访问后报告说，这些设施中的儿童没有一个曾被带见司法机关或经历过任何司法程序。

54. 在利比亚，据报一些妇女被胁迫与据称与达伊沙有关联的人结婚，还有妇女被迫陪同丈夫从海外前往利比亚。联合国利比亚支助团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在访问的黎波里的 Judaydah 妇女拘留中心时注意到，妇女因被指控与达伊沙有关联，未经任何司法程序就被拘留，拘留中心的条件恶劣，而且她们据报遭受了酷刑和虐待。两个实体都主张将这些妇女转移到非监狱环境，并尊重和保护她们的人权。

2. 遣返工作

55. 通过联合国支持第三国国民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伊拉克返回全球框架，联合国继续支持提出请求的会员国制定对策，以保护、遣返本国国民，对返回的国民进行改造，使其重返社会，并酌情起诉。7 月至 12 月期间，七个会员国(阿塞拜疆、加拿大、法国、伊拉克、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联邦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遣返了至少 2 385 人，包括 34 名俄罗斯儿童、274 名吉尔吉斯斯坦国民和 1 994 名伊拉克国民。

56. 为支持伊拉克国民回返，已采取重要步骤加强协调。联合国和伊拉克政府通过由伊拉克政府、国际移民组织(移民组织)和儿基会共同主持的执行联合国支持第三国国民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伊拉克返回全球框架技术工作组，制定了一项加强方案一致性和筹集充足资源的计划。已成立一个指导委员会，以加强联合国驻伊拉克各实体之间的协调和治理。反恐怖主义办公室在巴格达设立了一个新的方案办事处，以协调安全和问责方面的援助，促进对达伊沙/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所犯罪行追究责任的联合国调查组(联合国调查组)任命了两名调查员，负责与伊拉克调查法官联络。

3. 起诉和调查

57. 在处理达伊沙所犯罪行的努力中，联合国将继续将起诉和调查作为工作重点。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又有三个国家请求联合国调查组提供援助，以支持国家程序，就达伊沙成员所犯的国际罪行对他们进行起诉。联合国调查组继续支持制定伊拉克法律框架，以起诉达伊沙犯下的国际罪行。为此，联合国调查组就立法草案提供咨询意见，并为议员举办关于国际和国内刑法之间相互作用的提高认识会议。

58. 联合国伊拉克援助团和人权高专办继续与伊拉克司法机构合作，维护刑事案件中的公平审判权，包括监测 7 月至 10 月期间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拘留设施转移到伊拉克的 97 名涉嫌恐怖主义罪行的被拘留者的审判情况。他们中大多数人是根据伊拉克反恐主义法的笼统规定而不是具体的暴力行为被起诉和定罪的。

59. 在确保对达伊沙罪行追责的努力中，收集、保存和储存证据仍是一项核心内容。联合国调查组继续充实其掌握的关于达伊沙被控罪行的证据并使之数字化，还就一起达伊沙成员在伊拉克使用化学武器事件向伊拉克当局提交了调查报告。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提供了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培训，以支持莫桑比克、尼日尔和尼日利亚的国家当局有效获取和管理证据，包括战场证据，以便用于恐怖主义相关调查。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为南亚和东南亚组织了一次关于跨境保存和索要电子证据的跨区域会议，起到了交流良好做法和经验教训的效果。

60. 联合国加大努力，推动和支持与恐怖主义有关的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的调查和起诉工作。10 月，法治与冲突中性暴力问题专家组向联合国调查组派驻的一名专家为伊拉克机构提高技术和业务能力，以处理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和性别暴力提供了协助。12 月，联合国调查组发布报告，介绍关于达伊沙在伊拉克对妇女和女童实施性暴力的法律调查结果。⁵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与联合国人口基金在尼日利亚对 100 名刑事司法官员进行了关于调查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犯罪的培训。

61. 11 月，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与瑞士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共同发布了一份报告，⁶ 其中突出强调了在追究性犯罪和性别犯罪的犯罪人责任方面存在的挑战，以及采取促进性别平等和以受害者为中心的做法的必要性。12 月，执行局发表了题为“人权趋势跟踪”的报告，⁷ 该报告显示，反恐怖主义委员会就起诉与恐怖主义有关的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向各国提出的建议数量有所增加。

⁵ 联合国调查组，“关于伊黎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对妇女和女童实施性暴力的报告”，2023 年 12 月 3 日。

⁶ 联合国，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切实对与恐怖主义有关的性暴力和性别暴力进行追责》(2023 年)。

⁷ 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人权趋势跟踪，安全理事会反恐怖主义委员会在对会员国进行评估访问后提出的建议(2017-2023 年)”，2023 年 12 月。

4. 改造和重返社会

62. 联合国继续支持会员国提供全面、符合人权和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方案，以应对回返国民在改造和重返社会方面的挑战。移民组织、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和儿基会安排伊拉克当局访问营地，并组织了提高认识会议，内容涉及适用法律、心理咨询和出庭代理，以确保回返者获得各种法律证件。儿基会向回返儿童提供基于社区的重返社会支助，包括保健、法律和教育服务。

63. 在联合国支持的重返社会努力中，回返者面临的精神健康挑战仍然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针对与恐怖主义团体有家庭关系的儿童，为了促进在他们康复和重返社会的过程中向他们提供精神卫生和社会心理支持，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分别在印度尼西亚以及在摩洛哥和塔吉克斯坦向社会工作者和心理学家提供了专门培训。

B. 国际和区域合作

64. 促进多边合作，包括与国际和区域组织的合作，以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和助长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仍然是联合国的一个优先事项。全球恐怖主义威胁应对机制由欧洲联盟和联合国于 2022 年启动，并由反恐怖主义办公室管理，该机制已着手应会员国的请求并根据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确定的技术援助需求，向肯尼亚、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多哥和乌干达等国提供快速和灵活的能力建设支助，以发现、预防、打击、应对和调查恐怖主义威胁。

65. 作为一个合办项目的一部分，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与联合国区域间犯罪和司法研究所(犯罪司法所)于 10 月举行了一次会议，以加强阿尔及利亚、贝宁、布基纳法索、马里、毛里塔尼亚和多哥国家当局之间的合作，增加沟通和信息交流，力求解决复杂的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案件。在同一项目下，10 月至 11 月期间在阿尔及利亚、贝宁和马里举办了三次国家讲习班，以确定增进合作和改善国家层面协调的具体步骤。

C. 《联合国全球反恐协调契约》各实体之间的协调一致

66. 《联合国全球反恐协调契约》仍然是协调和统一联合国反恐努力的重要工具。《全球反恐协调契约》数字平台目前连接了来自 137 个会员国、14 个区域组织以及该契约所有 46 个实体的 1 000 多名协调人。《全球反恐协调契约》通过该平台，继续促进、协调和分享应对恐怖主义的专长、知识和最佳做法。11 月，继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进行评估访问后，在《联合国全球反恐协调契约》的主持下，与驻地协调员办公室共同启动了针对贝宁的联合国技术援助协调和优先计划的制定工作。

D. 扶助达伊沙的受害者

67. 采取以幸存者为中心的做法仍然是联合国支持达伊沙暴力行为(包括性暴力和性别暴力行为)受害者和幸存者工作的核心所在。8 月，值纪念和悼念恐怖主义受害者国际日之际，反恐怖主义办公室组织了一次高级别活动，并在联合国总部举办展览，以提高人们对恐怖主义长期影响的认识。该办公室还推出了一

个虚拟画廊，⁸ 以此向恐怖主义受害者致敬，并在全球传播他们的证词。为增强社区中恐怖主义受害者的权能并加强他们的复原力，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与黎巴嫩恐怖主义受害者协会共同开展了一项提高认识运动，传播范围覆盖了中东和北非的 2 300 多万人。

68. 在伊拉克，包括在库尔德斯坦地区，联合国继续支持政府保护和促进达伊沙所犯罪行幸存者的权利。移民组织继续通过宣传、提供资金和技术支助，支持政府执行《雅兹迪女性幸存者支助法》。10 月，移民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纳迪亚倡议”为雅兹迪种族灭绝纪念碑揭幕。纪念碑位于伊拉克北部，2014 年，达伊沙在那里杀害并埋葬了 100 多名妇女和儿童。

69.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儿基会向 430 多名遭受达伊沙某附属组织实施的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的幸存者以及 10 600 多名儿童和照护者提供了精神卫生和社会心理支持服务。在喀麦隆，儿基会协助政府合作伙伴开展积极的育儿活动，包括旨在预防达伊沙实施的性暴力和性别暴力行为(如童婚)的活动。儿基会还协助政府合作伙伴为儿童，包括参与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的儿童提供精神卫生和社会心理支持服务。

E. 边境管理和执法工作

70. 联合国继续加强会员国在边境管理和执法方面的各种能力。9 月，移民组织、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反恐怖主义办公室和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国际刑警组织)启动了边境稳定综合机制，作为一个协调平台，该机制旨在加强西非各国政府之间的边境治理和安全合作，并便利该区域国际资助项目的管理。在反恐怖主义办公室领导的旨在防止恐怖主义团体和个人跨境流动的联合国阻止恐怖分子旅行方案下，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在阿尔及利亚、斐济、肯尼亚、巴拉圭和萨摩亚开展了国家协商，评估差距并确定技术援助需求，以便实施旅客信息预报和旅客姓名记录系统。

71. 由反恐怖主义办公室牵头，与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联合国不同文明联盟和犯罪司法所协作，并与国际刑警组织协商开展的反击针对脆弱目标的恐怖袭击全球方案，加强了印度尼西亚、肯尼亚、塔吉克斯坦和突尼斯 100 多名国家官员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和公共场所(软目标)免遭恐怖袭击的能力。在该方案下，为塔吉克斯坦政府启动了一项国家行动计划，并向肯尼亚政府提交了一份路线图，其中载有加强安保措施以保护软目标免遭恐怖袭击的若干建议。

72. 在反恐怖主义办公室牵头的制止恐怖分子使用武器全球方案下，9 月和 10 月在肯尼亚举办了区域讲习班，目的是加强会员国的能力，以制止恐怖分子获取和使用小武器和轻武器、简易爆炸装置和无人航空器系统，并防止恐怖分子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及化学、生物、放射性和核材料及武器。12 月在吉尔吉斯斯坦举办了一次国家讲习班，讨论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贩运、跨国有组织

⁸ 见 2023 年纪念和悼念恐怖主义受害者国际日网站(www.un.org/counterterrorism/2023-terrorism-victims-day)。

犯罪和恐怖主义之间的相互联系。这些讲习班使来自 20 个会员国的 120 多名参与者受益。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与肯尼亚、塞舌尔和乌干达的相关安全部门举行了模拟演练，以侦查、预防和阻止为恐怖主义目的贩运两用物品的行为。

73. 10 月，反恐怖主义办公室启动了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共同实施的第二个全球项目，以支持普遍加入和有效执行《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作为该项目的一部分，反恐怖主义办公室于 12 月对来自尼日利亚国防部门、执法机构、核监管当局和安全机构的 30 多名官员进行了以放射性和核设施为重点的关键基础设施保护培训。

74. 反恐怖主义办公室通过其全球情报融合小组方案，继续向会员国提供技术援助，帮助它们发展和建立国家机构间反恐协调机制或情报融合中心。9 月至 11 月期间，来自非洲 17 个国家的 50 名执法和安全官员接受了分析和威胁评估、道德决策和开源调查方面的培训。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支持东非警察局长合作组织区域反恐英才中心编写并发布威胁感知分析，作为东非打击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执法努力的一部分。

F. 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行为

75. 联合国各实体继续通过开展分析等方式，支持旨在削弱达伊沙及其附属组织为恐怖主义目的创造和获取资源的能力的各项努力。12 月，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发布了关于加强公私伙伴关系以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行为的分析简报。⁹

76. 联合国继续与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及其全球网络合作，包括由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以及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参加专家会议和项目，讨论应对资助恐怖主义和众筹行为，保护非营利组织部门不被滥用于资助恐怖主义，并定期提供关于达伊沙筹资情况的最新信息。11 月 16 日和 12 月 21 日，反恐怖主义委员会分别听取了拉丁美洲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及亚洲和太平洋洗钱问题小组关于各自活动的情况通报。

77.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行为方面向会员国提供法律和业务支助，包括在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起草司法协助请求，以及在加纳与资助恐怖主义有关的调查中收集情报。在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提供执行国内和国际制裁制度以及防止资助恐怖主义行为方面的技术支助后，莫桑比克政府于 7 月公布了一份国家制裁名单，其中包括 43 名个人和 3 个团体。

78. 9 月，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与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及摩洛哥国家当局合作举办了一次区域讲习班，围绕如何根据安全理事会关于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 1267(1999)、1989(2011)和 2253(2015)号决议执行制裁措施，向布基纳法索、乍得、毛里塔尼亚和摩洛哥官员提供了培训。经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府协商，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开发了一个搜索工具，供金融机构和报告实体根据与资产冻结有关的适用立法，对

⁹ 联合国，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在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行为方面建立有效的公私伙伴关系”，2023 年 12 月。

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267(1999)号决议等制裁制度指定的个人或实体采取措施和行动。

G. 信息和通信技术及新技术对反恐的影响

79. 联合国各实体继续协助会员国应对挑战，利用新技术提供的机会，以符合人权的方式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9 月至 11 月期间，反恐怖主义办公室在与欧洲联盟和国际刑警组织联合开展的网络安全和新技术倡议中，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肯尼亚、泰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及乌兹别克斯坦举办了五次区域讲习班，以加强来自 29 个会员国的 130 多名执法官员的能力，提高他们对政策和业务问题的认识，以打击为恐怖主义目的使用新技术。通过在阿尔巴尼亚、肯尼亚、菲律宾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举办培训讲习班，该办公室加强了来自非洲、欧洲和东南亚 24 个会员国的超过 75 名官员在使用面部识别和开源调查技术调查恐怖主义罪行方面的能力。在 10 月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举行的区域网络安全周上，该办公室提供了一次互动式开源调查培训，并进行了一次应对关键基础设施遭恐怖主义网络攻击的模拟演习；来自 55 个会员国的 180 名官员参加了这两项活动。

H. 抵制恐怖主义宣传，发动社区参与预防和打击助长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

80. 为设计和实施有效的反宣传方案和战略，以防止和打击助长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联合国继续采取全社会办法，促进与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的合作。反恐怖主义办公室继续与民间社会进行对话，对话渠道包括该办公室的连接与学习平台，该平台有来自会员国、国际组织和民间社会的 5 900 多个用户。负责暴力侵害儿童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推动同行交流，以便会员国之间分享有望促进预防和打击网上招募、仇恨言论和虚假信息的做法。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支持建立一个网络，它由青年领导的致力于预防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民间社会组织组成，将起到交流良好做法和能力建设的论坛作用。

81. 联合国各实体开发了指南、知识和分析产品，以制定有效战略，防止助长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在马里、毛里塔尼亚和尼日尔，为了在设计预防暴力极端主义的举措时纳入特定情境下的性别视角，犯罪司法所发表了一份分析报告，¹⁰ 其中发现，使人们选择不加入暴力极端主义团体的关键韧性因素与这些国家当地社区的妇女和男子所报告的需求和要求直接相关。

82. 7 月，开发署启动了一个项目，支持贝宁、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加纳和多哥当局实施防止暴力极端主义和加强社区复原力的举措。在该项目下，开发署在马里和索马里为宗教领袖、学者和教育工作者举办了关于预防暴力极端主义的培训活动。在伊拉克，移民组织向 50 个民间社会组织提供赠款，以实施相关举措，根据伊拉克政府在地区和省两级通过的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行动计划，查明和应对受冲突影响社区中的暴力极端主义驱动因素。

¹⁰ 犯罪司法所，《复原力之声：萨赫勒地区预防暴力极端主义的性别需求分析》(2023 年)。

83. 作为抵制达伊沙分裂和暴力言论的工作的一部分，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继续在修复伊拉克摩苏尔被达伊沙摧毁的古迹和历史建筑方面取得进展。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修复了 75 座历史建筑并将其移交给业主。教科文组织重视青年和社区参与，继续为遗产专业人员和手工艺者提供培训，在这方面特别关注妇女和青年，以此促进摩苏尔的城市恢复、文化遗产保护、文化生活复兴和就业。教科文组织还继续处理萨赫勒地区非法贩运文化财产的问题，支持马里的遗产修复工作，并通过在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发展教师队伍打击暴力极端主义。

四. 意见

84. 达伊沙仍然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尽管会员国在削弱该团体的行动能力方面取得了稳步进展，包括打击其领导层和遏制资金供应，但达伊沙及其附属组织仍有能力发动袭击并造成严重的平民伤亡和人类痛苦。我对受达伊沙实施的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影响的妇女和女童尤其感到关切。达伊沙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军事能力下降，但这既没有消除该团体卷土重来的风险，也没有阻止其在中东和中东以外地区造成威胁。我促请会员国继续共同努力打击达伊沙，并加强反恐合作。

85. 我仍然对非洲部分地区的恐怖主义威胁感到关切，特别是西非和萨赫勒地区，那里的局势正在恶化，而且正变得更加复杂。如果达伊沙附属组织继续获得更大的行动、财政和后勤自主权，恐怖主义团体有可能使大片地区——从马里延伸到尼日利亚边境地区——陷入不稳定。恐怖主义往往与这些地区的持续冲突交织在一起，达伊沙及其附属组织正在利用和加剧族群间紧张关系和当地不满情绪，跨越国界开展行动，并且使解决冲突变得更加困难。在这方面，我欢迎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关于经安理会授权的非洲联盟和平支助行动经费筹措问题的第 2719(2023)号决议，这是国际社会加大努力应对非洲和平与安全挑战的一个重要步骤。今后，如果安理会根据该决议授权在被指认的恐怖主义团体活跃的地区部署行动，联合国将与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合作，确保充分遵守国际法，包括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

86. 我仍然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东北部营地和其他设施中的悲惨状况深感关切。据称与达伊沙和其他恐怖主义团体有关联的人员——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继续被关押，处境岌岌可危，在人权和获得人道主义援助方面面临重大挑战。尽管在过去一年中取得了显著进展，但遣返这些人员的总体速度仍然缓慢。这些挑战被达伊沙利用，对区域和国际安全产生了严重影响。我再次呼吁有国民被关押在这些设施中的会员国考虑这一局势的中长期影响，大力加强努力，按照会员国各自根据国际法承担的义务，包括首先考虑儿童的最高利益，为所有人员安全、自愿和有尊严地遣返提供便利。

87. 尽管反恐努力取得了重大进展，但达伊沙构成的威胁依然存在，这突出表明了以安全为中心的解决办法的局限性。应对这一威胁需要采取全面、多层次和多利益攸关方对策，首要重点是预防助长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我鼓励会员

国按照我在《新和平纲领》政策简报中提出的建议，考虑以法治和人权为中心，以整体政府和全社会做法为基础，制定应对一切形式暴力的国家和区域预防战略并对其进行充分投资。虽然会员国仍负有打击恐怖主义的主要责任，包括通过执行《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打击恐怖主义，但联合国将始终致力于支持会员国努力制定和执行符合人权和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方案，以弥补各国的反恐能力差距。
